



◎ 刘师傅的最后岁月

□ 刘向阳

我今天才知道,刘桂枝师傅晚年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病,俗称老年痴呆症。

刘师傅那样精明强干的一个人,怎么会得这种病呢?

刘师傅1982年退休,一直留用,干到2001年,才对他的徒弟、如今的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延生说:“延生啊,我老了,实在干不动了。”

尽管刘延生再三挽留,可刘师傅还是执意离开了他工作了几十年的厂子,回到了老家高店村。

其实,刘师傅当时没有什么病,只是觉得浑身乏力,身体和精力一日不如一日。

要不下,他那么要强的人,决不会轻易说“实在干不动了”。

离开厂子回老家没多久,刘师傅便迎来了他的“六十大寿”。

“六十六,割块肉。”孩子们都不主张办生日宴,劝刘师傅和老伴儿出去旅游,转一圈儿庆祝庆祝。可刘师傅不同意,死活不同意,说不但要办,还要大操大办。

孩子们谁都拗不过他。结果,他不但在村里待了几十桌客,还邀人唱了3天大戏,厂里包括刘延生在内的好多领导都去了。

这或许是性格使然,刘师傅生性

好热闹、好排场,他不想无声无息地度过自己的“六十大寿”;也或许是当时刘师傅冥冥之中意识到他来日无多,想用这种方式跟自己的伙计们、徒弟们好好聚一次,热闹热闹,排遣一下彻底退下来后的落寞,显示一下自己的存在。

办完这次生日宴,刘师傅又活了7年。这7年,他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,老年痴呆症一天比一天严重。

刘师傅好吸烟,烟瘾极大。得病后,孩子们都劝他把烟戒了。他不听,谁劝他戒烟他就骂谁,谁回家看他给他带烟他就高兴,就夸谁孝顺。他还常去村里的代销点买烟,拿张100元的大钞买盒10元的烟,不等找钱就走了。

孩子们常常带刘师傅到厂医疗室输液。医疗室在厂西边的生活区里,与他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的厂子仅隔一条马路。输完液,他常常坐在别人给他搬的椅子上,望着马路对面的厂子,一动不动,就像一段呆木头。

谁也不知道刘师傅在想什么。也许,他在想1953年他跟20多个当地的能工巧匠来到这里垒起8盘烘炉的场景。那时,这里还是高集西街的一片空地,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荒草。他们硬是白手起家,喊着“叮叮当当叮叮当,穿裤衩赤脊梁,

节约资金盖厂房”的口号,建起了一栋栋蓝砖红瓦的漂亮厂房。

当时,刘师傅还是不到20岁的毛头小伙子。可以说,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这个厂。厂就是他,他就是厂,他早已与这个厂融为一体。他爱这个厂胜过一切。几十年后,疾病缠身的他,只能这样无助地坐着,一动不动地望着马路对面的厂子,那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厂门、车间、办公楼……仿佛要把这一切都“吃”进眼睛里,然后刻进心里,带走,永远地带走。

刘师傅把自己望成了一尊塑像。把自己望成一尊塑像的刘师傅并没有停止思考,他的大脑还在吃力地转动,还在想。他在想什么?三车间?对,他肯定会想起三车间,他的而不是别人的三车间。三车间是三金车间的简称,他多年担任三车间主任,在三车间干的时间最长,对三车间感情最深。那时候,三车间能人多,刺儿头多,是全厂最难带的一个车间,唯有他带得住、玩得转。那时,大家都叫他“主任”,把前面的姓省了,以示亲切和尊敬。“主任”时常绷着脸背着手快步在车间巡视,从东头儿走到西头儿,再从西头儿走到东头儿,所到之处,迎接他的都是一片肃静,都是一片敬畏的目

光。时间再紧、再难完成的生产任务,只要他这个“主任”开一个会,一声令下,工人们马上就打了鸡血似的玩命干。那时的工人多单纯啊,从来不提钱,脑袋里也没有钱的概念。

巡视途中“主任”也会发现问题,比如发现某个青工操作不熟练或是不规范,反正笨手笨脚的让他瞅着别扭,让他心里来火。于是,他便一个箭步跨上前去,不由分说从青工手里抢过车床摇把,亲自操作一遍让青工看。车床一旦到他手里,就如同野马遇到了驯马高手,即刻变得服服帖帖。“主任”娴熟地摇刀、对刀、进刀,连铁屑都出得格外顺滑。“搭眼一看,不错三丝”,“主任”就是这样有把握,“主任”的技术就是这样了得,让人不能不服,不能不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当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青工把目光投向“主任”时,他早已丢下车床摇把,转身而去。自始至终,“主任”没有一句话,只有眼神和动作。

把自己望成一尊塑像的刘师傅或许还会想起我,那个1972年进厂的乒乓球运动员。别看这个小伙子是城里人,可干活儿挺实在的。可咋说调走就调走了呢?听说,这小子现在成了作家,整天写小说。作家是什么玩意儿?写小

说有啥前途?咋胜在车间干活儿?瞧瞧人家延生,如今不都干成董事长了?

自然,把自己望成一尊塑像的刘师傅想得最多的还是他的徒弟刘延生。当初他就看出这个年轻人不一般,爱学习,肯钻研,将来肯定会有出息。但是,他没想到自己的徒弟会有那么大出息,硬是把一个快倒闭的厂子领成了全国同行业老大,听说还要上市,真不简单啊,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,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。他这个被拍到沙滩上的前浪,非但不妒忌、不失落,还感到十分骄傲,逢人便说:“多亏我这个徒弟,要是没有他,这个厂恐怕早就没了。”

2008年刘师傅临终时,家里人问他最想见谁,他头一个想到的自然是他的徒弟刘延生。他拉着匆匆赶来的刘延生的手,说:“延生啊,我快不中了……”

向刘延生交代完后事的当晚,刘师傅咽下了最后一口气,享年73岁。刘师傅,你走得也太早、太匆忙了,你应该再活10年、20年,至少加把劲儿、努把力,争取活到2010年,亲眼看看你挚爱的、服务了一辈子的工厂如何在你的爱徒刘延生带领下成功上市,如何一路高歌蓬勃发展……那时,你一定会非常欣慰、非常开心,会“嘿嘿”笑出声来。

◎ 我的作家梦

□ 张长安

60年前,我12岁。那时我还不是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,而是一个刚走出校门、十分崇拜作家的小学毕业生。

我年少时爱读书,到处借书看,借来书通宵达旦地看,废寝忘食。夜晚,我在柴油灯下看书到天亮,全然不顾鼻孔被熏成黑洞。白天,吃饭时我面前放着碗,碗前立着书,书里的故事使我沉醉,我常常忘记吃饭。我如痴如狂,看完了《林海雪原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《苦菜花》等小说。

作家塑造的杨子荣、少剑波、白茹、杨晓冬、银环、冯大娘等英雄人物的感人事迹,深深打动了我。我暗暗下决心,长大后要当一名作家,把家乡的英雄楷模、风土人情、家长里短、爱恨情仇……统统

写出来,呈现给读者。

常言道,初生牛犊不怕虎。当时当作家心切、不知天高地厚的我,书看得多了,心中便有了文学创作的冲动,开始比着葫芦画瓢。

不过,我12岁那年写的第一篇文章不是小说,而是一则新闻。那年夏末的一天,夜里突然刮起狂风、下起暴雨,把生产队种的几十亩高粱刮得东倒西歪,全趴在了一起。当时,生产队种高粱,主要是为了社员盖房用。天亮了,风停雨住。看着伏卧在地的高粱,生产队长心急如焚。他知道,不赶快把这些高粱扶起来,只需半天时间,它们就会顺势长弯,就不能盖房用了。情况紧急,时不我待。生产队长小跑着回村敲钟,动员社员们到地里扶高粱。

我当时是记分员,跟在生产队长身边。生产队长带领社员扶高粱

边说:“咱们县几处村村都种高粱,社员们都指望用高粱秆织箔盖房,昨夜刮倒的高粱不止咱村这一块地,咱行动这么迅速,要是有记者这时候来,看到咱们正在扶高粱,写成稿子在县广播站广播广播,那就好了……”

对呀,在一旁的我心中暗想:“别等记者来了,我写吧,这可是锻炼的好机会啊!”但是,怎么写呢?不管那么多了,我只管按照自己看到的情景,搜肠刮肚地回忆平常看书学到的词语,默默地打腹稿。打好腹稿,我从记分本上撕下一张纸,写成了一篇几百字的小稿子,在文末郑重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。我把稿子念给生产队长听,他听后点点头说“不错”,让我马上送到县广播站去。

我步行数公里,匆匆赶到县广播

站。编辑谢书然接待了我。他凝神看过稿子,然后眉梢一扬,问:“谁是张长安?”我回答:“我。”“稿子是你写的?”“嗯,我写的。”起初他有点儿不相信,可看到我坚定诚实的目光,他信了。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,略显激动地说:“编辑部还未收到雨后扶高粱的稿件,此稿对全县农业生产有指导意义,你有新闻眼光,稿子送来得太及时了,欢迎你以后多投稿。”得到他的夸奖,我高兴极了,感觉浑身是劲儿。

中午,我刚回到村里,就听到高音喇叭开始播音:“张长安报道:八里营第七生产队,雨后火速组织社员扶起倒倒的高粱……”

这是我第一次写新闻稿,没想到就被县广播站播了。这对我是多么大的鼓舞呀!生产队长和社员们听到喇叭里播了我写的稿子,纷纷向我

竖起了大拇指。

从此,我劲头十足,满怀信心,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坚定前行。由最开始的新闻稿件,我接着尝试写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。我写的几十篇文学作品陆续在省内外文学月刊上发表,还出版了小说选《故乡风情》。我还采访了河南豪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少林,撰写了中篇报告文学《农机状元刘少林》。该文在《中国报告文学》发表后,又在我国首届工业文学大赛上获了奖。2016年,我被河南省作家协会批准为会员,2017年被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批准为会员。

我的作家梦终于实现了!如今,我的小说选《故乡风情》陈列在我市智慧阅读空间的书架上,供读者阅读。今后,我要一如既往地用手中的笔,描绘我们的美好生活。

◎ 追忆我的奶奶

□ 赵松雨

农历五月二十八是奶奶的忌日。时光飞逝,转眼奶奶离开我们已23个年头了。前不久,我们一家人带着祭品赶回老家去祭奠她。

在我的记忆中,奶奶大眼睛,方脸庞,皮肤红润,花白的头发在脑后简单地绾个髻,整日穿一件自己做的蓝灰色带襟长袖布衫,裹着尖尖的小脚,套一双黑色的绒布鞋。小时候,看着不停忙碌的奶奶,我总想她年轻时一定很漂亮。

奶奶是个苦命人,一辈子没少遭罪。1919年,奶奶出生于禹州坞山一户贫穷的邢姓人家。母亲早逝,父亲再娶,她跟着祖母生活。没过几年,父亲也去世了,继母带着她和同父异母的弟弟嫁到外村一户姓蔡的人家,并从此随了蔡姓。每每提及此事,奶奶总是无限悲愤,怨继母断了他们邢家的血脉,恼自己一个女孩子无力改变这些。

二八年,奶奶嫁给了思想进步、

年轻有为的爷爷,从此开始了奔波劳累的生活。爷爷常年在外工作,生活的重担全压在奶奶这个小脚妇人肩上。她白天下地干活儿,夜里纺花织布,起早贪黑,废寝忘食,日积月累患了很严重的胃病。当时医疗条件有限,她被病魔折磨得苦不堪言,健康状况堪忧。后来,辗转到漯河治疗一段时间后,她的身体状况才有所好转。

人到中年,突如其来的丧女之痛差点儿把奶奶击垮。我的三姑——奶奶的小女儿从小聪明伶俐、温柔乖巧,可惜身体羸弱,落下了病根。1975年,18岁正当妙龄的三姑旧病复发,因医治无效早早逝去。奶奶突失爱女痛彻心扉,整日以泪洗面,沉默寡言。直到隔年正月,我弟弟降生才使沉闷的家庭重新有了笑声。弟弟出生后,母亲要去生产队干活儿挣工分,就把她丢给奶奶照看。这也正好分散了奶奶的注意力,她慢慢地从丧女之痛中走了出来。

奶奶晚年身体不错,只是稍微有点耳背,我们和她说话时要大点儿

声。随着我们家的日子越过越好,奶奶不必再辛苦劳作,和离体的爷爷相依相伴过上了舒心的日子。可天有不测风云。1995年,一向精神矍铄的爷爷被确诊为喉癌,手术后无法正常说话,呼吸依赖金属管,还要昼夜吸痰几十次,其痛苦难以言状。奶奶再也听不到爷爷爽朗的笑声和洪亮的说话声,这对她的打击是致命的。忧思成疾,奶奶倒病了。我们多方求医极力挽救,最终没能把奶奶留住。一年后的农历五月二十八,油尽灯枯的奶奶,带着对爷爷深深的牵挂撒手人寰。

奶奶一生节俭,对自己甚至有点儿苛刻。她的衣服都是她自己做的,从不麻烦别人,一年到头就那几件,只要没破就不添新的。后来生活条件好了,子女想尽点儿孝心给她买件新衣服都被她坚决拒绝。记得有一次,二姑给奶奶带来一块新布料让她做上衣,奶奶非常生气,埋怨二姑不仔细(节俭)乱花钱,说自己有衣服不需要,最后是逼着二姑把布料带回去了。奶奶性子倔,一辈子没过过生日,

没照过相。小时候命运多舛,没人告诉奶奶她出生的具体时间,她只知道自己是属羊的。嫁给爷爷后,为了弥补此遗憾,爷爷特意给她定了个日子,可惜只留于口头,她从来没过过生日。她总说自己是连生生日日期都没人知道的人还过什么生日,更别说照相了。一有人让她照相她就说:“照啥相哩,我可不想以后死了你们看着相片伤心难过。”她离世后,我们再也未能耳闻目睹她的音容笑貌,只求梦里相见,这是我们全家人的痛。

奶奶爱每一位家人,尤其是我们兄妹。小时候,爷爷和父亲忙工作,母亲忙劳动,家中时常只有奶奶陪伴我们。只要在外受了委屈,我们就回家找奶奶,她会小心地安抚我们受伤的心。奶奶是我们的守护神,不管我们在外疯玩到多晚她都会在家等候。我们一进院门就大喊:“奶奶,我们回来了!”奶奶立马从屋里小跑着出来问:“饿了没?渴不渴?”随即拿出她存放的零食给我们,看着我们吃得香甜,她眯着眼在一旁满足地笑。那些零食可

都是她爱吃又舍不得吃的啊!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时,全身浮肿的奶奶带着两岁多的哥哥去大食堂吃病号饭。别人劝她也吃一点儿,她看着狼吞虎咽的哥哥满眼宠溺,笑着说:“小孩子不耐烦,让他吃吧,正长个儿哩。”

随着年事增高,奶奶对家人的爱愈加炙热。她一天到晚戴着老花镜坐在门口给我们做鞋垫,把她全部的爱都浓缩进了绵长的针线里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昏迷中的她还在重复着纳鞋底子的动作。奶奶做的鞋垫针脚细密,结实耐用,连孙女婿也有份。

20多年过去了,每次回到老家看着熟悉的院落,当年的一幕幕就会浮现在眼前,仿佛昨天发生的一样,清晰而温暖。奶奶好像还没走远,只是出去串个门。奶奶,我们想您了,您也想我们吗?奶奶,我们都很好、很幸福,您别忘记挂,您和爷爷在那边要好好的。悄悄地说,正如您悄悄地说,挥一挥衣袖,不带走一片云彩,只有那无尽的思念在胸怀。奶奶,我们爱您!

